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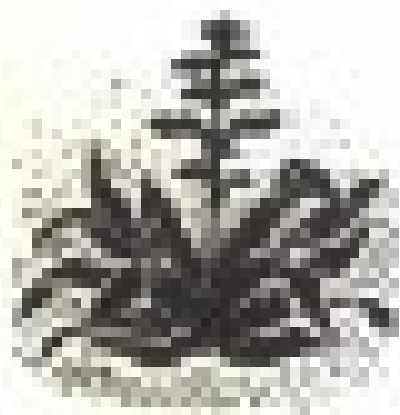
外国文艺丛书

波特中短篇小说集



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

波特中短篇小說集





波特中短篇小说集

[美]

凯·安·波特著

鹿 金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译自 K. A. Porter 著作的如下版本：
Pale Horse, Pale Rider, Jonathan Cape Thirty Bedford
Square, London 1939年版，
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35年版，
The Leaning Tower and Other Stories,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44年版。

波特中短篇小说集

[美] 凯·安·波特著
鹿金等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 插页 3 字数 31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书号：10188·462 定价：1.65元

目 录

精雕细刻的艺术家凯·安·波特·····鹿 金 (1)

老人·····鹿 金译 (19)

中午酒·····李文俊译 (98)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鹿 金译 (167)

玛丽亚·孔塞普西翁·····刘玉麟译 (244)

绳·····鹿 金译 (272)

他·····鹿 金译 (282)

偷窃·····曹 庸译 (298)

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鹿 金译 (308)

开花的犹大树·····鹿 金译 (323)

庄园·····鹿 金译 (343)

马戏 ····· 鹿 金译 (399)

坟 ····· 屠 珍译 (407)

一天的工作 ····· 鹿 金译 (416)

斜塔 ····· 鹿 金译 (446)

五、附录

附录一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1904—1982) 鹿金译 (451)

附录二 作品目录 (1904—1982) 鹿金译 (451)

(1904) 出生 (1904—1905) 在莫斯科出生 (1905—1906) 在莫斯科出生

(1906) 出生 (1906—1907) 在莫斯科出生 (1907—1908) 在莫斯科出生

(1908) 出生 (1908—1909) 在莫斯科出生 (1909—1910) 在莫斯科出生

(1910) 出生 (1910—1911) 在莫斯科出生 (1911—1912) 在莫斯科出生

(1912) 出生 (1912—1913) 在莫斯科出生 (1913—1914) 在莫斯科出生

(1914) 出生 (1914—1915) 在莫斯科出生 (1915—1916) 在莫斯科出生

(1916) 出生 (1916—1917) 在莫斯科出生 (1917—1918) 在莫斯科出生

(1918) 出生 (1918—1919) 在莫斯科出生 (1919—1920) 在莫斯科出生

(1920) 出生 (1920—1921) 在莫斯科出生 (1921—1922) 在莫斯科出生

精雕细刻的艺术家凯·安·波特

1980年9月18日，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家小疗养院里一位九十岁高龄的女作家停止了呼吸。这位孤独的老妇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所以尽管她先后结过三次婚，在临终时却没有一个家庭。她曾经坦率地谈到过她丈夫同她离婚的原因：“他们没法跟我一起生活，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且当时跟现在一样，写作第一。”是的，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但是不仅如此，她还是美国文学界公认的一个出色的文体家。这位女作家就是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年5月15日，凯瑟琳·安·波特出生于得克萨斯州迈阿密海滩附近的印第安河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哈里森·布恩是美国著名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曾侄孙。母亲玛丽·阿莉斯·波特同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沾亲。所以波特算得上出生于美国南方世家，但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了。用波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场打败了的战争的孙女儿”。所谓“打败了的战争”，当然就是指那场南北战争。波特在两岁的时候，

就失去了母亲，由祖母抚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场上度过她的童年，八岁到十二岁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十二岁到十六岁在厄苏林修道院读书。她后来说，在那所修道院里，她受的是“零零碎碎、完全没有用的装饰性教育”。天主教修道院里刻板、繁琐的清规戒律不但束缚不了波特的倔强的性格，反而激起她强烈的反感。她抛弃宗教信仰，从修道院里出奔，同人结婚。从此结束了她的正规的学习生活，也同她的家里人，尤其是同她的父亲的关系产生了一道始终没有弥合的裂痕。这次婚姻持续了三年。波特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分手。1911年，她在芝加哥一家报馆里工作。1914年，她回到得克萨斯州，短期靠演唱苏格兰民歌为生。后来，她从事卖文生涯，主要是写书评和政治性评论。1917年，她进《评论家》周刊编辑部工作。1918年起，她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当记者和艺术评论员；1919年，因病辞职去纽约，重以卖文为生，有时候为了糊口，还不得不代人捉刀。二十年代初期，她离开美国，到墨西哥去研究艺术，在那里曾经参预左翼政治活动。1922年12月，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玛丽亚·孔塞普西翁》在《世纪》杂志上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篇描绘一个墨西哥印第安女人的刚强的性格和火一般的感情的作品，1930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大树》(Flowering Judas)问世，尽管销数不佳，却受到美国批评界的好评，并且为她赢得1931年古根海姆奖学金。她因此重游墨西哥，1932年，从墨西哥

去欧洲观光。她先后住在瑞士、法国和德国,直到1937年才回国。三十至四十年代初,其间她两次结婚,终因不能适应婚后生活而先后离异,从此过着独身生活。

波特从未上过大学,但是以名作家的身份在许多大学中担任过教职,如密执安州奥立维特学院、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比利时的利埃格大学、马里兰大学等。1958年,她继威廉·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住校作家,还当过美国国务院派到墨西哥去的美国文学讲师(1960、1964年)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艺术节的美国代表。她的文学创作还为她赢得许多荣誉;她先后获得两次古根海姆奖学金(1931、1938年)、两次福特助学金(1960、1961年)、欧·亨利奖(1961年)、全美图书奖(1966年)和普利策奖金(1966年)等。1967年,她荣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表彰有卓越贡献的小说家的金质奖章。

这些荣誉当然应该归功于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但是她在创作上的成就得到承认的过程,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继《开花的犹大树》以后,她出版了两部小说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 Pale Rider, 1938年)和《斜塔》(The Leaning Tower, 1944年)。尽管这两部集子得到许多有声望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交口赞美,波特仍然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换句话说,她的作品并没有被广大的美国读者所接受。这个情况同福克纳有点相似。但是1962年,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

《愚人船》(Ship of Fools)出版，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这部作者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年的作品不但立即引起批评界的密切注意和在读者中广泛流传，而且还被拍成影片，轰动一时。《愚人船》是一部政治小说，也是哲理小说，或者说是一个寓言。情节完全发生在一艘从墨西哥到德国去的船上。作者把这艘船描写成一个小型世界，其中充满偏见、自私和贪婪，是一个愚蠢、残忍而道德堕落的世界，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中产阶级在纳粹阴影的笼罩下的“世纪末”状态。虽然当时西方的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看法不一，毁誉参半，但是使波特从此不必为生活操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界对《愚人船》的评价却越来越高，因为船上那些乘客互相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正是西方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缩影。

1964年，波特出版《波特小说集》，集子中包括她以前出版过的三部小说集(《开花的犹太树》、《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和《斜塔》)中的全部作品和从未收进集中的四篇短篇小说。这使读者有可能欣赏她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助于评论家对她在这方面的成就作出更恰当的评价。这部集子使作者获得了1966年的全美图书奖和普利策奖金。这时，她已经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了。

她晚年最后一部书是1977年出版的关于二十年代被美国反动当局无辜处死的两个工人萨科和万泽蒂的著

作《千古奇冤》(Never Ending Wrong)。这说明她虽然年逾七十，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的现象仍然有强烈的正义感。

这样不嫌繁琐地叙述波特的经历和她的作品的遭遇，无非是为了让认真的读者对她的作品有更深切的了解。实际上，波特的小说不是带有自传性质，就是从她亲自的见闻中提炼出来的。如果本书的读者有兴趣按照下列的次序读一下《马戏》、《坟》、《老人》、《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偷窃》、《开花的犹太树》、《庄园》，您就会发现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米兰达(有时候干脆用第一人称“我”)的出身和生活背景同作者惊人地相似：一个犟脾气的南方小姑娘成长为一个性格倔强、反抗习俗的作家的过程。她对童年的辛酸而执著的记忆、她的清苦的记者生涯、她那次被病魔扼杀的绝望的爱情、她在异国卷入左翼政治运动后对无政府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都会清晰地浮现在您的眼前。虽然波特说，《开花的犹太树》中的女主人公劳拉的原型是作者当时在墨西哥的一个当教师的朋友，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人物主要是她自己。甚至《斜塔》中那个美国青年画家查尔斯·厄普顿也是作者的化身。不过，这一次作者无意刻划自己，而是精心描绘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柏林世态画。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些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的时候，从不满足于仅仅生动地叙述故事，或是描绘出具有强烈地方

色彩和时代风貌的画面，而总是使作品有更深的寓意。譬如说，在《老人》中，米兰达对人人赞美的艾米姑妈的美貌表示的怀疑，她对加布里埃尔姑夫的反感，最后她针对她父亲和伊娃姑妈那些怀旧的对话的那段不无痛苦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就是说对南方古老的既成秩序的一种反抗和背叛。米兰达尽管对茫茫来日毫无所知，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她势必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观察和经历生活。这才是全篇的主旨。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作者关心的也并不只是亚当和米兰达的爱情，尽管她把那个爱情故事写得那么动人；更重要的是，在不算长的篇幅中，她揭示了在疾病、战争和死亡的威胁下人的处境和对待的态度。这是个人人关心的问题，虽然对待的态度各有不同。这篇小说所以那样扣人心弦，原因就在这里。

波特的另一类作品取材于她的见闻。她的童年是在南方的农场上度过的，她熟悉南方农村，所以她的非自传性小说以农村题材比较多。据她自己说，这些作品是从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记忆中逐渐酝酿出来的。收在本书中的有《绳》、《他》、《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和《中午酒》等。《绳》写一对贫苦夫妻的一场纠纷。做妻子的本来憋着一肚子火。咖啡和绳不过是导火线罢了。由于做丈夫的委曲求全，一场风波终于烟消云散。和好的结束也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如果夫妻关系还没有恶化到破

裂的程度，争吵总会以和解告终，因为两口子还得共同生活下去嘛。波特成功地截取一个生活片断，演化成这幕小小的悲喜剧。《他》写的是母子情。惠普尔太太心高气傲，是个爱面子的女人。“他”，她的二儿子，却是个智力低下的孩子。她在人前装出一副对“他”特别疼爱的模样。由于家境贫穷，她的孩子都不得不承担家务。“他”反而比别的孩子干得更多，而最危险的活儿总是落到“他”的头上。惠普尔一家的光景越来越糟。“他”害上重病，卧床不起，最后只得被送到县救济院去。在去救济院的路上，“他”忽然淌下了眼泪。这使惠普尔太太大吃一惊，她原来一直以为“他”不谙人事，不懂好歹哩。这篇小说对惠普尔太太的交织着疼爱、怨恨和内疚的心理有非常精彩的刻划。《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虽然也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却不象《绳》和《他》那样反映所谓“穷白人”的痛苦，而是刻划一个倔强的老妇人临终前的悲愤心情。韦瑟罗尔奶奶一辈子虔诚地信仰宗教，但是两次遭到遗弃：第一次是被她的未婚夫，而第二次却是被她笃信的上帝。上帝没有显示奇迹，把她从死亡的深渊中救出来。她终于含恨去世。波特自己虽然不信宗教，但是由于她的家庭出身，她非常熟悉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的心理状态，所以才能绘影绘声地塑造出韦瑟罗尔奶奶这样的典型。《中午酒》是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乡村悲剧。瑞典人赫尔顿是个精神病人。他在发病时杀死了自己的弟弟，被关进精神病院。后来，他从那里逃了出来，来到

得克萨斯州，给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的农场主汤普森当雇工。他同汤普森一家一直相安无事。不料以追踪逃犯和精神病患者为生的哈奇前来捉拿他回院，同汤普森冲突起来。汤普森认为自己有挨刀的危险，一时冲动，操起一把斧子劈死了哈奇。出事以后，汤普森一直处在自我欺骗、虚伪和同家人及邻居隔绝的状态中。他精神上受不了这种折磨，最后用自杀结束这个局面。在这篇作品中，哈奇这个人物是邪恶的化身，但是披着法律的外衣，所以显得格外可憎。《中午酒》描绘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邪恶酿成的悲剧；哈奇的出现就象阳光下突然出现鬼魂，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恐怖和荒谬，引起读者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深思。

除了以农村为题材外，波特还写过一些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一天的工作》中的情节就发生在纽约，时间是在“大萧条”时期。哈洛伦失业在家，但是还力图维持男人的尊严，最后只得去求他的老朋友帮忙，搞竞选活动。他的妻子多年来装出一副正经女人的模样，看不起政治这件肮脏的勾当，但是一看到哈洛伦带了几块钱回来，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在贫穷的压力下，她的假正经的面具粉碎了。作者用辛辣的嘲讽笔调揭露了不景气的社会中一个貌似虔诚、正直的女人的虚伪、丑恶的内心，同时对她的遭遇又不乏同情和怜悯。《斜塔》严格说来，并不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柏林作为背景，而是一个柏林寓言。这篇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应该说不

是那个年轻的美国画家查尔斯·厄普顿，而是柏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贫穷和绝望象寒冷和落雪的冬天包围着的战败了的德国的缩影。这里有敲诈勒索的小旅馆主人、胖得象猪的抱着狗在橱窗前看食品的德国中产阶级、对外国人忌妒得近乎憎恨的大学生、不惜用欺骗手段出售商品的小店主、保藏着被通货膨胀弄得一钱不值的巨额纸币的膳宿公寓女房东……他们逃避现实，或者陶醉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中，或者念念不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误，而对打赢下一次战争充满信心，把未来的命运押在未来的战争上。这种心理状态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作者用查尔斯和一个理发师的谈话含蓄地反映当时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巧妙地烘托时代气氛。而那一碰就碎的比萨斜塔模型则是查尔斯·厄普顿的柏林梦幻灭的象征。不过，使他寒心的不仅是那个贫穷和绝望的柏林，而主要是那里的人和人之之间的隔阂和憎恨。

从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波特总是用严峻的态度来处理她的题材。在她的作品中，欢乐就象阴沉的天空偶尔淡淡露出一抹阳光，很快就被浓云淹没。她因此获得了“阴暗的寓言的制造者”的称号。那么，她制造这些“阴暗的寓言”的用意何在呢？最好的回答可能是她自己的一段话。她在现代文库版的《开花的犹太树》一书的前言中说：

……至于我自己，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从我有意识和有记忆的年纪起，直到今天，这一生始终处在世界性灾难的威胁下，而我的绝大部分智力和精力一直用在努力领会这些威胁的意义，追溯它们的根源上，用在努力了解西方世界人的生活中这个巨大而可怕的缺陷的逻辑上。现代的不幸情况是这么严酷，压力是这么沉重；面对这些不幸，艺术家个人的声音可能就象青草丛中一只蟋蟀的跳跃声那样无足轻重；但是艺术会不断地生存下去，而且艺术确实依靠信念生存；艺术的名称、形态、效用和基本意义都毫无变化地存在于一切有关的事物中……艺术没法被彻底摧毁，因为它们体现信念的实质和唯一的真实。

既然波特认为西方世界始终处在世界性灾难的威胁下，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她只能用艺术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真实。她从周围的世界中敏锐地观察到贫穷、贪婪、死亡、绝望的爱情、辛酸的遭遇、旧秩序的崩溃等令人沮丧的场面，我们怎么能要求她描绘出明朗、绚丽的画面呢？她自称她的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的可悲的‘政治文盲’……可以说是杰斐逊主义的一种”。这就决定了她没有能力追溯那些威胁的根源，也无法为读者预期美好的未来。

但是凭着高明的写作艺术，波特无疑是一个具有独

特风格的文学家。远在她被广大的读者发现以前，她的用道劲的勾勒来刻划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艺术手法已经受到美国许多评论家和作家，如艾伦·塔特、黛安娜·特里琳、罗·佩·沃伦等的激赏，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赞美波特不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而且“幸运地获得了成功”。埃德蒙·威尔逊干脆说，她“确实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这些都是不轻许可的人。

波特在创作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她曾经透露过她为什么对写作始终怀着执著的爱好：

我刚学会在纸上写出字母，那会儿我约摸三岁，我就开始写故事了，这一直是我首要的和全力以赴的工作，我一生中从未中断过的行当，写作指导我的行动，决定我的观点，深深地影响我的个性和品格、我的社会信仰和经济地位，以及我跟哪种人交朋友。

她是一个把一生奉献给文学的作家。她的写作态度认真，几乎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让出版社编辑移动。

她又是一个具有艺术创作特色的作家，她擅于劈头揭开故事情节，把读者投入情节的冲突或规定的氛围之中，在读者心目中形成悬念。试读《偷窃》的开头：